

他正想冲口而出问“这是什么地方”，话到嘴边又硬生生地吞了回去，说出口变成了这样：“我说……出口在哪里？”

一个憨厚的家伙不识字地说：“门在那边……不过，你不是说要填什么表吗？”

安良眼睛瞟了一下车间的铁门，心里后悔死了，说什么填表嘛，现在从哪里变一张表给人家填？他在身上摸了几下，按工人们的语言习惯破口骂道：“Shit，表没有带下来，本来有你们这个车间的栏目要填，你们这里是……那个……那个……”安良瞪大眼睛溜溜地看着几个新同事，提示着他们回答问题。

“残余分解矿物同步分析室，Shit，你写上‘闻垃圾的狗’就行了。”

安良从这话里听出一丝怨气，他顺口接下去：“工资太低了，再这么干下去我们可要到华尔街游行示威。我先上去把表拿下来，一会儿找你们补上。”说完转身就往外走，为了增加效果，他还按着耳机对麦克风说话，“老兄，你把我的表扔到哪儿了？我没有带表，现在白跑一趟，你在外面等等我……”

几个白工人互相看着，有一个还从自己的裤兜里摸出手机看

法向芸姐交代。他对着分析室大叫一声“对不起”，然后顺着环形通道离开。

他上下看看四周的形势，发现这个建筑内部是个大圆筒，圆筒中间是一个垂直的空洞，围着直桶洞的四周有多层环形通道和无数小门。在直桶洞的最下方，就是刚才几乎把自己吓死的“绞肉机”。这台不停转动的机器有一个垂直的中轴，四条横轴连着四组滚动的圆形铰刀围着中轴转动，每一组铰刀都有一辆巨型货车般大小，铰刀的头部还有大钢钻，分别向四个方向放射而出，全部零件和刀刃都在缓慢地旋转着，这种运动轨迹让安良突然想到佛教的卍字符号。

向下走是死路一条，要离开这里只有向上冲。他拔腿冲向环形通道另一侧的铁梯，同时注意着哪里的门关得最快，最多人防守，只有对方最重视的地方才值得自己拼命冲进去看。

建筑物里响起尖锐的警报声，四周突然亮起了许多白炽灯。安良看过的美国电影里面，响警报时无一不是红灯在忽明忽暗地闪动，现在在这大铁桶里灯火通明变得像个指向正午太阳的炮筒，和电影里完全不同，让他大为意外和吃惊。

他右手抽出合金伸缩电棍用

跳。安良惊叫一声控制住自己求死的欲望，他明白在人的死亡期中最大的对手不是上帝和死神，而是求死的自己。想什么都可以想错，手脚上可能不能做错。不知什么时候哪一位长辈教过他，手上有枪的时候就要用枪去思考，现在他的手上有电棍，当然要用电棍去思考。

他在大量手枪的指吓下，急速用手扳了几下身边的铁门。铁把手是扳动了，可是门却推不开，很明显有人在里边用力顶住门。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安良向上帝祈祷，请求他老人家宽恕自己，然后对门后的工人大哥道过歉，用电棍的尖端点向锁头。

下一秒，门上响起霹雳声，门后传出一声惨叫，安良同时撞门而入，门外响起一片枪声。

“喔！差点就死掉了。”安良一边说，一边从地上拉起一个奄奄一息，不过还可以勉强走动的大个子白人，挟持着他挡在自己身体前向门外冲去。

安良的第一目标是有大玻璃墙的主控制室，可是控制室的前方就是大批警卫员，于是他推工人向警卫员们急冲。那白人身后被两声冷冰冰的电棍顶住，已经吓得全身

发抖，还听到安良急促地喝道：“GO! GOGO!”他顺从地高举双手不停尖叫着“不要开枪”，向警卫员的方向跑去。警卫员不敢向自己的工人随便开枪，只好用枪压住阵势向出口退去，同时有部分人向环形通道的另一个方向跑去，试图对安良前后夹击。

安良推着洋人很快经过大玻璃窗，他麻利地用嘴咬住一支电棍，腾出一只手捉住大个子白人的后领，把他拉停挡住自己。安良只需要用一秒钟把风镜指向里面，就可以把控制室的情况记录下来。

他拉停大个子工人，转头向玻璃窗里看去，看到一个穿着白大褂，戴着方框黑边眼镜的年轻白人坐在转椅上看着自己。安良看不出他有多高，只看到他身材匀称，相貌温文尔雅，长着一头深棕色的短发，加上眉骨和颧骨特别突出的脸形，让安良直觉这个年轻人有俄罗斯血统。他的表情似笑非笑，一副处变不惊的样子，和安良一路所见的工人和警卫员的慌张神态完全不同。

安良的头左右转一下，让摄像机把控制室里的情况全记录下来，可是他的眼余光却看到那个年轻人有所动作。

枪！安良看到控制室里的年轻人向他微笑着举起枪，举枪的动作不大却快得眼睛都看不清，可以让安良有反应的只是那股阴森森的杀气。没有时间想和看，安良只是条件反射地一偏头，就向出口继续冲去。

(未完待续)

股神与熊市的三次亲密接触

第一次熊市

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经过了长达20多年的快速增长，经济泡沫及通货膨胀已积聚到相当程度。用巴菲特的话来说，市场先生情绪高涨地狂暴了几年，到了该停下来喘息的时候了。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美国经济步入了前所未有的“滞胀”时期。为此，刚上十一年不久的道琼斯指数面临着巨大的考验。1974年末、1975年初，道琼斯指数一度暴跌至550点上方，几乎吃掉1956年以来的战果。

市场的暴跌让他们犹如一下子从天堂掉入地狱。但这群被牛市所宠坏的投机客们不愿面对事实，依然抱着市场马上会反弹的幻想，眼看着手里的股票一步一步持续下跌而不愿卖出。这种绝望的心态让投资者筋疲力尽，终于清醒过来明白市场反弹无望时，大家又开始恐慌性地抛售自己手中的股票，引起市场进一步暴跌，曾经承载了众多投资者的财富梦想的市场似乎受到了诅咒一般，在恶性循环中怎么绕也绕不出来。到1974年年底时，大多数投资者手中的股票跌了60%。美国人民谈股而色变。

第二次熊市

1987年的股灾是巴菲特所经历的第二轮大熊市。10月19日，又是一个“黑色星期一”，道指狂跌508点，日跌幅达22.61%，从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的2246.74点跌至1738.74点收盘。这一个单日跌幅排在道琼斯指数有史以来的第二。本轮下跌直到1987年年底才恢复。

伯克希尔公司的市值也在一天之间损失了3.42亿美元。巴菲特的同事们声称，巴菲特可能是那一天惟一一个不关注股市行情的人。他仍然和平常一样在办公室平静地阅读年报和资料。一整天中，他只从办公室走出来过一次，安慰同事们说：“股价下跌对公司没有任何影响，大家继续往日的工作。”他说的没错。在经历了持续两年的抛售之后，巴菲特的投资组合中只剩了3只股票：美国传播公司、华盛顿邮报、CEICO。而这三只股票是巴菲特打算“相伴到永远”的伙伴。所以，它们价格的涨跌和巴菲特没有任何关系。不过，其他股票的价格的崩溃则给他带来了滚滚财富。别人狂抛之际，他精心选择了几只股票，大胆买入。到1987年年底，市场指数恢复到大跌前水平时，巴菲特持股总值首次超过20亿美元。

第三次熊市

2000年开始，反映技术股走势的美国纳斯达克指数持续下泻，从5000点高位，跌穿2000点主要心理关口，重新回到1998年12月的水平上。思科的股价从82美元，跌至26.06美元，总市值从5554亿美元，直线降到2001年11月9日的1876亿美元。由华人明星式企业家杨致远所创建的雅虎公司从2000年的250美元一路连续下跌，到2001年9月26日，跌至历史最低谷，调整后的盘后价仅为4.05美元，跌去了95%。最神奇的神话“美国在线”辉煌时，股票市值1600亿美元，相当于电脑巨人IBM的两倍，这让它的胃口达到足以在2000年1月10日吞并一家比自己营业额大五倍的传统媒体帝国“时代华纳”公司。合并后的第二年，新公司市值下降了54.66%，



还比不上合并前“时代华纳”的市值。不过，那还远不是低谷。

许多华尔街的投资商身价一落千丈，但始终坚持投资在保险、零售等旧经济公司的巴菲特大赚33亿美元！那些曾在1999年说过“巴菲特老了，糊涂了”的股东们只剩下对巴菲特的感激了。

在熊市的悲观氛围中做生意

股神如何看待熊市

对于巴菲特这样的价值投资者而言，熊市一点儿也不值得害怕。首先，300年的资本市场发展历程已然证明，熊市不会持续到永远。其次，一旦选定并购买一只股票，他得到的不是一纸凭证，而是企业的一部分。只要世界不会毁灭，人类得以幸存，男人们早上起来总是要刮胡子，千千万万的美国人甚至是有那么多人依然要喝可口可乐，那么吉列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就会创造利润，股东就可分得红利。那么灾难又何所惧哉？

巴菲特不止一次强调，伯克希尔的目标是使持股合伙人的利润来自于公司，而不是其他共有者的愚蠢行为。所以，他希望股东们不要认为自己拥有的股票仅仅是一纸价格每天都有变动的凭证。而一旦某种经济事件或政治事件发生，就紧张不安，把他的伙伴无情抛弃。相反，巴菲特希望股东们将自己想象成为公司的所有者之一，对这家企业愿意无限期的投资。就像如同与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合伙拥有的一个农场或一套公寓。

既然是购买公司的资产，那就和购买猪肉没什么两样了，价格跌得越厉害，对投资者越有利。因为价格越低，同样价值的东西就变得越便宜。因此，只要你对你所持有股票的公司充满信心，你就应该对股价下跌持欢迎的态度，并抓住这个机会增加你的持股。也许，想通了这个道理，你会和巴菲特一样，期待股市的暴跌。

市场信心过于低迷，所有投资者都不愿意购买和持有股票的时候，往往是购入股票的大好时机。巴菲特本人也多次说，相比之下，他更愿意在熊市的悲观氛围中做生意。

1977到1981年，美国经济陷入了滞胀，股市也徘徊不前，道琼斯指数一直在1000到800之间波动，股市波澜不惊。在这几年中，趁着市场的低迷，巴菲特花费4750万美元购入了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大部分股份。早在1948年，巴菲特的老师格雷厄姆就收购了政府雇员保险公司50%的股份，并出任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董事。

(未完待续)



了一下。“我们这里从来都没有无线电信号的吧？”“他的对讲机可以收到外面的信号吗？”“不会吧？”

原来这里是地下一层，为安全需要整个建筑物都不会透入任何无线电波，内部通讯只用有线电话。几个工人立刻发现问题。

“站住，你到底是什么人！”安良一听被工人们察觉，伸手拉开铁门撒腿就往外冲，哪知门外并不是一条直通出去的路，一道铁栏杆突然横在安良腰间，他收势不及，弯腰就向栏杆下摔去。

四周发出低沉的嗡嗡声，一个庞大的空洞出现在安良眼前。还飞在空中的他发现脚下是五六层楼深的垂直巨洞，一台复杂而可怕的“绞肉机”塞满巨洞底部，而且正在绞动着。

安良彻底明白了什么叫倒大霉。他全身毛孔瞬间发冷放开，疯狂地尖叫着，在空中扭身回头抓住铁栏杆，用力荡回分析室门前的通道。

工人们正在向门外涌，要捉住这个不速之客。安良顺着从空中荡回来的力道，从栏杆最下层的空隙钻回通道，脚刚触地就撑着栏杆站起来，同时发力向分析室大门侧踹。这招侧踹是李小龙的成名杰作，也是脚法中最有力量的一击，加上安良那双硬邦邦的登山鞋，重重踢在最先出来的人胸口上，那人闷哼一声飞回分析室，把几个工人撞翻在地后立刻昏死过去。

安良绝不敢恋战，就算他自己不要命，妹妹还在输送带上呢，要安婧出了什么事，安良死掉了都没

力一甩，不足半尺长的小棍甩出一尺多长，左手捂着对讲机不断呼叫安婧，想知道外面的情况，可是他收不到任何信号。他又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看看，同样没有任何服务信号，连卫星导向的罗经也失效了，这下他只能凭天生的方向感绕出这个大铁桶。

在不停尖叫的警报声中，环形通道上的工人纷纷退进车间或者离开蜘蛛形建筑，和安良穿着同样制服的警卫员不断涌进大门。安良注意到上一层通道有一个车间，里面有大幅玻璃窗，从里面可以看到整个桶形车间，那里很可能是主管人员的监控室。安良想，反正这里没有无线信号，现在能做的也只有冲出去一件事了，临走前无论如何也要冲进那里面看看，于是左手也抽出电棍，向上一层通道冲去。

上一层通道是地面层，那里有安良想看的控制室和逃命的出口，也有大批警卫员冲进来。安良刚刚从铁板梯子钻出头，就听有很多人正在喝令他脸朝下趴在地上，他抬头看到在狭窄的环形通道上挤了二十多个警卫员，全都拿着枪指向自己。

这可是平生没见过的大场面，他几乎想试一下让对方朝自己开火，因为他的风镜上有摄像机，他现在眼中所见的一切都会被记录下来，也许二十几支真正的手枪正面开火的镜头会灿烂得像烟花。这种求死的直觉其实并不变态，人就是有自杀性的动物，就好比人站在高楼的边缘向下看，深渊一样的马路面会有诡异的吸引，让人想往